

中島敦與小泉八雲

洪瑟君^{*}

中島敦(1909-1942)是昭和初期的作家，年僅三十三歲即因宿疾氣喘而病故。留下的作品數雖然不多，但其作品〈山月記〉、〈弟子〉、〈李陵〉等曾多次被收錄於日本高中的國語教科書中而廣為人所知。另一方面，小泉八雲(原名拉夫卡迪奧·赫恩，1850-1904)原為英國籍新聞記者，1887-1889年間曾至法屬西印度群島旅行，1890年時為採訪而赴日，之後因深愛日本傳統文化而放棄記者的工作留在日本教書，並於1896年時歸化為日本籍。小泉赴日後的著作內容多以描述日本風物與日本傳統文化，以及記載民話等口述文學為主，其中家喻戶曉的《怪談》一書至今仍膾炙人口。

中島敦與小泉八雲之間，乍看之下兩者並無任何關聯，但中島敦作品裡的許多創作元素其實是源自於小泉八雲的作品。本文將從研究中島敦的初登文壇之作〈光與風與夢〉與小泉八雲的作品《法屬西印度群島的兩年間》之關聯性開始，探究中島敦作品與小泉八雲作品之間的影響關係。

關鍵字：中島敦、小泉八雲(拉夫卡迪奧·赫恩)、〈光と風と夢〉、
《法屬西印度群島的兩年間》、〈小笠原紀行〉

^{*} 國立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中島敦（1909-1942）是一位早逝的作家。即使留下了〈山月記〉、〈李陵〉等佳作，但由於像閃耀的流星般一瞬間即殞落，因此在日本的文學史上未能佔有重要的地位。中島敦由於家學的影響熟知漢學典籍，因此向來關於中島敦的研究都著重於其根據中國典籍而加以改寫創作的作品，探討其作品題材的來源或者研究作品中呈現出來中島敦的自我探索等主題。近年來殖民地文學的研究形成一股風潮，因此擁有滿洲、朝鮮、南洋等豐富殖民地體驗的中島敦，其作品再度受到研究者的重視。

中島敦於昭和 16 年 6 月前往南洋，在當時委任日本統治的帛琉群島上，以南洋廳國語編輯書記的身分待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其後，他根據這段時間的南洋體驗撰寫了許多南洋相關作品，包含了「南島譚」三篇以及「環礁」六篇。然而，除了上述幾篇作品之外，特別值得提出的一點為，中島敦於文壇初次嶄露頭角的作品〈光與風與夢〉亦是以南洋為故事背景的作品，而這部作品卻是在中島敦還未曾親身體驗實際的南洋風情之前即已完成。根據中島敦年譜，中島敦自昭和 15 年的夏天開始即開始閱讀史蒂文生的相關資料，而在昭和 16 年動身前往南洋之前即已完成這部作品。因此以往的研究都認為〈光與風與夢〉是中島敦根據史蒂文生的作品、隨筆、評傳以及書簡等相關資料為基礎來創作的作品。¹

然而，冰上英廣在〈中島敦，人與文學〉一文中，提及中島敦的南洋相關作品時曾提到：「讀了拉夫卡迪奧·赫恩的《法屬西印度群島的兩年間》，我認為赫恩對風物的感受描寫與中島敦相近」。²冰上英廣是中島敦自一高時代以來的摯友，熟讀中島敦的作品，因此由這點看來，他對中島敦作品的評價不容忽

¹ 岩田一男，〈『光と風と夢』について〉，收於日本文学研究資料刊行會編，《日本文学研究資料叢書 梶井基次郎・中島敦》（東京：有精堂，1978），頁 226-234。岩田一男，〈『光と風と夢』と Vailima Letters〉，中村光夫、氷上英廣、郡司勝義編，《中島敦研究》（東京：筑摩書房，1989），頁 90-103。渡邊ルリ，〈『光と風と夢』試論〉，《叙説》，15（奈良，1988），頁 74-118。日南田一男，〈ヘンリー・アダムズと R・L・スティヴンズンと中島敦と——サモアでのある出会いをめぐって〔その一〕〉，《武蔵大学人文学会雑誌》，14（東京，1982），頁 9-51。

² 氷上英廣，〈中島敦、人と文学〉，收於中村光夫、氷上英廣、郡司勝義編，《中島敦研究》，頁 221。

視。冰上氏對中島敦以及赫恩的關係雖未再作更進一步的論述，但我們實際查閱中島敦的藏書目錄，³目錄中的確列出中島敦擁有大正 15 年第一書房出版的《小泉八雲全集》1-4、7、9-11、13、17 這十本書，因此我們可以合理推測中島敦確實讀過拉夫卡迪奧·赫恩（之後的小泉八雲）的作品。本文將以中島敦〈光與風與夢〉這篇作品與小泉八雲《法屬西印度群島的兩年間》的關係為著眼點，來進一步探究中島敦作品與小泉八雲作品之間的影響關係。

又，冰上英廣所指的《法屬西印度群島的兩年間》是平井呈一的譯本，由於譯本的版本各異，本文統一使用的文本為中島敦藏書目錄中記載的《小泉八雲全集》第 2 卷《法屬西印度群島的兩年間》（大谷正信譯，第一書房出版，昭和 2 年刊行），而中島敦作品使用的文本則取自《中島敦全集》（全三卷，筑摩書房，1976 年發行）。

二、〈光與風與夢〉的題材

（一）中島敦的南洋初體驗——〈小笠原紀行〉

昭和 11 年 3 月 23 日，中島敦出發前往小笠原群島旅行。他從靈岸島（現在的新川）出發，中途經八丈島、青之島，最後到達小笠原群島，體驗了大約一週的旅程，之後，他將這次旅行的見聞以〈小笠原紀行〉為題，作了數十首的詩歌。除〈小笠原紀行〉之外，在中島的手帳當中也留下些許與此行相關的紀錄。小笠原群島之旅的相關紀錄留下來的數量雖然不多，但從那些資料中可以看出，當時中島敦便已對熱帶風物以及小笠原群島上的歸化人抱持相當濃厚的興趣。

岩田一男曾對〈光與風與夢〉這部作品與作為其題材的史蒂文森之 *Vailima Letters* 加以詳細地比較分析，指出在〈光與風與夢〉這篇作品裡有許多作者為了增添效果依自己想像所添加的部分，而這些充滿感受性，特別是充滿視覺性效果的部分是中島文學的一大特徵。⁴例如：

³ 田鍋幸信，〈中島敦 藏書目錄〉，日本文学研究資料刊行會編，《日本文学研究資料叢書 梶井基次郎·中島敦》，頁 279。

⁴ 岩田一男，〈『光と風と夢』と *Vailima Letters*〉，收於中村光夫、氷上英廣、郡司勝義編，

頭上は、重なり合う巨木、巨木。其の葉の隙から時々白く、殆ど銀の斑点の如く光って見える空。地上にも所々倒れた巨木が道を拒んでいる。「二」(傍点岩田)

木を伝って横の堤に上る。青臭い草の匂がむんむんして、暑い。ミモザの花。羊齒類の触手。……又、水路に沿って行く。今度は水が多い。恐ろしく冷たく澄んだ水。夾竹桃、枸櫞樹、たこの木、オレンジ。其等の樹々の円天井の下を……「四」(傍点岩田)

然而，像上述這些一般被認為是中島自己依想像來創作的部分，實際上在〈小笠原紀行〉當中，像這樣色彩性的視覺描寫即已出現。

日や出でし海の上の濛金線にひかり烟らひ動かんとする⁵

肉厚き葉の上に白き粉をふけり龍舌蘭の巨き簇り⁶

此外，岩田氏所舉例指出中島依想像所寫的「含羞草的花、羊齒類、夾竹桃、佛手杆、章魚木、柑橘」等植物，其實都是在小笠原群島的父島上所常見的一般熱帶植物。在中島的手帳中雖未記載熱帶植物名稱，但他曾經去過位於父島的物產館及農業試驗所，在那裡見過各種熱帶植物，⁷因此岩田氏所指中島依想像所寫的熱帶植物名，實際上應為中島敦在小笠原群島上所見到的熱帶植物。

(二) 與《法屬西印度群島的兩年間》之關聯性

小笠原群島的旅行體驗，更加深了中島敦的南方憧憬。昭和 12 年所寫的歌稿〈遍歷〉當中他寫了像「ある時はスティヴンソンが美しき夢に分け入り酔ひしれしこと」這樣，對史蒂文森的南洋生活充滿了憧憬的詩歌。於是，昭和 15 年的夏天，中島敦開始閱讀史蒂文森的相關資料，進行執筆〈光與風與夢〉的準備。然而，實際上在經歷小笠原旅行之後和閱讀史蒂文森的相關資料

《中島敦研究》，頁 92。

⁵ 中島敦，〈小笠原紀行〉，收於中村光夫、水上英廣、郡司勝義編，《中島敦全集》第 2 卷（東京：筑摩書房，1976），頁 298。

⁶ 中島敦，〈小笠原紀行〉，收於中村光夫、水上英廣、郡司勝義編，《中島敦全集》第 2 卷，頁 299。

⁷ 根據中島敦昭和 11 年的手帳紀錄。見中村光夫、水上英廣、郡司勝義編，《中島敦全集》第 3 卷（東京：筑摩書房，1976），頁 458。

之前，中島還接觸了一位作家的作品。中島敦昭和 11 年的手帳紀錄當中記載了「五月四日〔月〕、Hearn. 2, 4, 9, 11」⁸這樣的文字，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從小笠原群島回到日本內地的中島，從那時開始閱讀了小泉八雲的作品。而對照中島敦的藏書目錄，所謂的「Hearn. 2, 4, 9, 11」就是小泉八雲集第 2 卷《法屬西印度群島的兩年間》、第 4 卷《從東之國、心》，以及第 9 卷的《書簡 I》和第 11 卷《書簡 III》。

小笠原群島的諸體驗，想必是造成中島敦開始閱讀小泉八雲作品的契機。因為《法屬西印度群島的兩年間》這本書是小泉八雲根據在法屬西印度群島的生活體驗所寫的紀行散文集。在這本書中收入了關於熱帶島的風物描寫、島民們的生活樣態、民話的重新編寫、民俗、信仰、習慣、怪譚以及小泉自己的雜記、隨筆等內容。身為素描作家的小泉在《法屬西印度群島的兩年間》當中，將在熱帶島所見到的風物栩栩如生地描繪出來。因此對熱帶開始感興趣的中島敦自小笠原群島返回內地之後就立刻開始閱讀起《法屬西印度群島的兩年間》這部作品。

就如冰上英廣所述：「映入〈光與風與夢〉當中的主角史蒂文森眼中的風景等描寫，雖是依想像所寫，但和中島實際體驗南洋後所寫的『環礁』當中的風景描寫幾乎沒有差異，這實在是非常有趣。」⁹然而，若以中島在小笠原群島的體驗為啟發，再加上參考小泉《法屬西印度群島的兩年間》中關於熱帶島的風物描寫，中島敦不需實際前往南洋親眼觀察熱帶風物，只要馳騁其想像力，描寫南洋風物也並非完全不可能。

實際上比較兩部作品，〈光與風與夢〉之中的確有許多和《法屬西印度群島的兩年間》類似的風物描寫。接下來，將從「對熱帶風物的感受」、「客觀的描寫法」以及「原始社會的超自然信仰」三部分來探討〈光與風與夢〉受到《法屬西印度群島的兩年間》影響的根據。

⁸ 中村光夫、冰上英廣、郡司勝義編，《中島敦全集》第 3 卷，頁 456。

⁹ 冰上英廣，〈中島敦、人と文学〉，收於中村光夫、冰上英廣、郡司勝義編，《中島敦研究》，頁 214。

三、〈光與風與夢〉與《法屬西印度群島的兩年間》 的相似點

(一) 對熱帶風物的感受

小泉八雲在《法屬西印度群島的兩年間》當中描寫熱帶森林時，多次呈現出對蒼鬱又寂靜的熱帶森林感到畏懼的敘述。

が然し、熱帶の森林が鼓吹する畏懼の念は、北の國の樹木鬱蒼たる無人地がこれまで惹起し得た神秘的恐怖心よりか、確に偉大である。殆ど超自然的と思はれるほどの色彩の鮮かさがあり——葉狀體が造つて居る大海の茫漠さがあり、時たま在る隙間が、その測るべからざる深味を示して、董色がかつた暗黒を呈するがあり——その無窮のざわつきを構成する千萬の不可思議な音がありして、——それが、殆ど人を恐怖させる一種の創造的な力があるのだ、と強ひても人に思はせる。¹⁰

熱帯の日中の畏ろしい平静には、林の沈黙、山の（夜にはきこえぬ流れ川の聲に破らるゝだけの）森嚴な無言には、驚く許りの光の輝きにすらも、妖怪的なそして氣味の惡るい或る物があり——無量無限の物の怪の如くに世界を壓して居るやうに思へる或る物がある。¹¹

另一方面，中島敦在〈光與風與夢〉之中，描寫史蒂文森獨自一人前往茂密森林時的敘述如下：

静かだ。私の振る斧の音以外には何も聞えない。豪華な此の緑の世界の、何といふ寂しさ！ 白晝の大きな沈黙の、何といふ恐ろしさ！

突然、遠くから或る鈍い物音と、續いて、短い・疇高い笑聲と

¹⁰ 小泉八雲，〈熱帯への真夏旅〉，收於落合貞三郎、大谷正信、田部隆次譯，《小泉八雲全集》第2卷（東京：第一書房，1927），頁86。

¹¹ 小泉八雲，〈魔女〉，收於落合貞三郎、大谷正信、田部隆次譯，《小泉八雲全集》第2卷，頁291-292。

が聞えた。ゾツと悪寒が背を走った。はじめの物音は、何かの木魂でもあろうか？（後略）¹²

由對照比較兩者的敘述，可看出中島敦和小泉八雲對熱帶森林的描寫相當地類似。中島和小泉都著眼於熱帶森林的廣闊與寂靜，同時對森林也都帶有畏懼感。中島敦在〈小笠原紀行〉中雖提及熱帶植物，卻未曾提到熱帶森林，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光與風與夢〉之中對熱帶森林寬廣、神秘且寂靜的描繪並非單純來自中島敦自身的想像或經驗，而是由小泉八雲的描寫當中得到了線索。

另外，不僅是對熱帶風景的感受相同，中島敦對熱帶島民的看法與描繪也和小泉擁有相同的見解。小泉筆下的熱帶島民都是「充滿活力」的，擁有「強健的體魄」，給人「強而有力」的印象。熱帶島上的女性散發出「野性之美」，因此小泉在作品中時常稱讚熱帶女性之美。而另一方面，中島敦在描寫熱帶島上的島民時，也常常用「野性的」、「健壯魁武」等形容詞來形容。雖然用「土人」來稱呼熱帶島上的島民，卻對「土人」們帶有好感與善意。同時，他在描繪這些熱帶島民時，經常著眼於「赤銅色」、「銅」、「淺黑」、「褐色」、「黑」等膚色上的差異。而著眼於熱帶島民膚色差異的描寫，這點在小泉的作品中也時常出現：

その肉の色が、果實の色よりかもつと餘計なくらゐ、種々様々であり且つ驚くべきものである（中略）バナナの色合があり、レモンの色調があり、蜜柑の色味があり、時にはマンゴが淡赤く熟しかかつて居る時のやうな、赤味が交じつて居るのもある。¹³

如同上述這段描寫，小泉將法屬西印度群島上複雜的人種膚色構成用各種水果的顏色來分類，生動靈活地來描繪呈現。

在〈小笠原紀行〉中，中島已顯現出對住在小笠原群島上的歸化人有濃厚的興趣。如同「雖是黑眼黑髮，但明顯為混血兒的歸化人少女」、「名叫羅伯特的少年」等敘述，中島在那時已開始關注人種的差異。我們可認為，中島在小笠原群島上形成的人種意識，在閱讀了小泉的《法屬西印度群島的兩年間》之後更深刻地刻劃在其腦海裡，而中島受到小泉對熱帶島民看法的影響，在描寫熱帶島民之際沿襲小泉方法的可能性極高。

¹² 中島敦，〈光と風と夢〉，收於中村光夫、氷上英廣、郡司勝義編，《中島敦全集》第1卷（東京：筑摩書房，1976），頁177。

¹³ 小泉八雲，〈熱帯への真夏旅〉，收於落合貞三郎、大谷正信、田部隆次譯，《小泉八雲全集》第2卷，頁70-71。

(二) 客觀的描寫法

在〈光與風與夢〉當中，中島敦對於風景的描寫特別使用了「名詞羅列」的特殊手法。在其他的作品中雖然也時常出現描繪風景的部分，但「名詞羅列」這樣的手法卻只用於描繪熱帶島的風景時使用。特別是在〈光與風與夢〉當中，這樣的手法更是明顯地多次運用。下面舉出〈光與風與夢〉中使用「名詞羅列」方式的幾段描寫：

攀上り、垂下り、絡みつき、輪索を作る蔦葛類の氾濫。總狀に盛上る蘭類。毒々しい觸手を伸ばした羊齒類。巨大な白星海芋。¹⁴

ミモザの花。羊齒類の觸手。¹⁵

恐ろしく冷たく澄んだ水。夾竹桃、枸櫞樹、たこの木、オレンヂ。¹⁶

雨の音。海上遠く微かな稻妻。¹⁷

風の激しさ。水の冷たさ。舢の揺れ。海鳥の叫。¹⁸

藉由「名詞羅列」的描寫手法，熱帶島的自然風景就彷彿像素描一樣自然地浮現在讀者的腦海裡。作者排除了個人的情感，將熱帶的風物如實地客觀傳達給讀者。

若我們比較中島其他時期的作品，〈光與風與夢〉中關於景色描寫的特異性就十分明確。以下舉出中島初期的作品「虎狩」（昭和 8 年）以及後期作品「李陵」（昭和 17 年）當中的風景描寫來比較。

時は次第に經つ。雪の白さで土地の上はかなり明るく見える。私達の眼の下は五十坪ほどの空地で、その周圍にはずつと疎らな林が續

¹⁴ 中島敦，〈光と風と夢〉，收於中村光夫、氷上英廣、郡司勝義編，《中島敦全集》第 1 卷，頁 176-177。

¹⁵ 中島敦，〈光と風と夢〉，收於中村光夫、氷上英廣、郡司勝義編，《中島敦全集》第 1 卷，頁 186。

¹⁶ 中島敦，〈光と風と夢〉，收於中村光夫、氷上英廣、郡司勝義編，《中島敦全集》第 1 卷，頁 186。

¹⁷ 中島敦，〈光と風と夢〉，收於中村光夫、氷上英廣、郡司勝義編，《中島敦全集》第 1 卷，頁 187。

¹⁸ 中島敦，〈光と風と夢〉，收於中村光夫、氷上英廣、郡司勝義編，《中島敦全集》第 1 卷，頁 206。

いてる。葉の落ちてゐないのは、私達のものぼつてゐる木と、その隣の松の外には餘り見當らないやうだ。その裸木の幹が白い地上に黒々と交錯して見える。時々大きな風が吹いてくると林は一時に鳴りざわめき、やがて風が去るにつれて、その音も海の遠鳴のやうに次第にかすかになつて、寒い空の何處かへ消えて行つてしまふ。松の枝と葉の間から見上げる星の光は私達を威しつけるやうに鋭い。¹⁹

秋とはいつでも北地のこととて、首蓓も枯れ、榆や檉柳の葉も最早落ちつくしてゐる。木の葉どころか、木そのものさへ（宿營地の近傍を除いては）、容易に見つからない程の・唯沙と岩と磧と、水の無い河床との荒涼たる風景であつた。極目人煙を見ず、稀に訪れるものとは曠野に水を求める羚羊ぐらゐるのものである。突兀と秋空を劃る遠山の上を高く雁の列が南へ急ぐのを見ても、しかし、將卒一同誰一人として甘い懷郷の情などに唆られるものはない。²⁰

在〈虎狩〉當中，中島冗長地描繪降雪寒夜裡的孤寂和寂靜，營造獵人等待老虎時的緊張感；而在〈李陵〉當中運用長句來描寫的漠北景色裡，則充滿了荒涼沈寂、孤獨的氣氛。總之，中島在這些作品中想呈現的不光是景色描寫，而是因應之後故事情節的發展，為了喚起讀者的共鳴而有意圖性地將情感的要素注入於這些景色描繪當中。

而在〈光與風與夢〉當中，作品中的解說者（也就是中島）在描繪熱帶風景之際，特意多用「名詞羅列」的描寫手法。藉此，我們可看出中島敦在描寫景色時儘量不加入自己感情，用客觀的視點將熱帶的原始樣態傳達給讀者的意圖。

而像這樣如寫生般的景色描寫法，在小泉的作品中也可看到：

燃えるやうな青い空の下の、温かい黄色な狭い街路。——日光と黄色な塗料とを浴びて居る、多少古雅な、低い小綺麗な家と田舎家との、長い通景、——それから日蔭樹の並木路、——それから波打つて居る芭蕉の葉と棕櫚の葉とが其上に抽んでて居る低い庭壁、——といった、ごちやごちやした印象。²¹

¹⁹ 中島敦，〈虎狩〉，收於中村光夫、氷上英廣、郡司勝義編，《中島敦全集》第1卷，頁61。

²⁰ 中島敦，〈李陵〉，收於中村光夫、氷上英廣、郡司勝義編，《中島敦全集》第1卷，頁503。

²¹ 小泉八雲，〈熱帯への真夏旅〉，收於落合貞三郎、大谷正信、田部隆次譯，《小泉八雲全集》第2卷，頁128。

低い田舎風な家々と、小さな熱帯庭園とがあるだけである。²²

圓錐形のもの、頂の尖つた嶺、一端を截り斷つたやうな奇怪な恰好の山、があばれて居るのである。²³

それから、董色の天鷲絨な夕暮れの遠距離。——空すべてが、溶けた太陽の蒸氣に充ちて居るやう思はれる時、燃ゆる橙黄色を背に、棕櫚のゆすぶれ！……²⁴

それから濛乎たるセント ジョンの幻。——それからトルトラの灰色の精靈、——それから、もつと遠くに、もつと灰かに、なほもつと凄い程かすかに、ワージン ゴルダの金色の幻。²⁵

何も無い空と日の光の無い海と。盲目な灰色な海に圓うなつて居る、色の無い水平線がある、北國の薄暗い天。²⁶

像上述這樣景色的描寫法，在《法屬西印度群島的兩年間》中隨處可見。如眾所周知的，小泉透過書寫《法屬西印度群島的兩年間》這部作品，發掘出以「素描作家」自居的寫作風格。²⁷在《法屬西印度群島的兩年間》裡，小泉身為素描作家，盡可能客觀地描繪眼前所見的風景。若從作品的量來考量，「名詞羅列」的描寫手法不似〈光與風與夢〉當中出現得頻繁，但整體來說，兩者在描寫景色之際的觀點與手法是共通的。

另一方面，中島在〈變色龍日記〉當中，主角〈我〉對熱帶風景的敘述如下：

久しく私の中に眠つてゐたエグゾティズムが、この珍奇な小動物の思ひがけない出現と共に、再び目覺めて來た。曾て小笠原に遊んだ時の海の色。熱帯樹の厚い葉の艶。油ぎつた眩しい空。原色的な鮮

²² 小泉八雲，〈熱帯への真夏旅〉，收於落合貞三郎、大谷正信、田部隆次譯，《小泉八雲全集》第2卷，頁144。

²³ 小泉八雲，〈熱帯への真夏旅〉，收於落合貞三郎、大谷正信、田部隆次譯，《小泉八雲全集》第2卷，頁145-146。

²⁴ 小泉八雲，〈リ〉，收於落合貞三郎、大谷正信、田部隆次譯，《小泉八雲全集》第2卷，頁670。

²⁵ 小泉八雲，〈リ〉，收於落合貞三郎、大谷正信、田部隆次譯，《小泉八雲全集》第2卷，頁679。

²⁶ 小泉八雲，〈リ〉，收於落合貞三郎、大谷正信、田部隆次譯，《小泉八雲全集》第2卷，頁681。

²⁷ 太田雄三，《ラフカディオ・ハーン——実像と虚像》（東京：岩波書店，1994），頁66。

麗な色彩と、燃上る光と熱。 珍奇な異國的なものへの若々しい感興が急に潑刺と動き出した。外はみぞれもよひの空だといふのに、私は久しぶりで胸の膨れる思ひであつた。²⁸（底線為筆者所加）

依據《中島敦全集》第 1 卷的解題說明，〈變色龍日記〉的執筆年月，依現存的原稿末尾欄外註記為「(昭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而完稿時期推測為昭和 14 年中旬。²⁹就時間上來考量，〈變色龍日記〉剛好是中島敦體驗了小笠原群島的風物，而閱讀了小泉的作品後開始書寫的作品。這篇作品的主題為探討「自我存在的不確定性」，因此在風景描寫方面並不多，但和其他時期書寫的作品相比確有相當大的差異。和〈光與風與夢〉中的熱帶風物描寫相同，在〈變色龍日記〉中也使用「名詞羅列」的手法來描寫熱帶風景。從小泉作品中學習到使用「名詞羅列」方式來描寫熱帶風景的手法，在〈變色龍日記〉中已出現，而在〈光與風與夢〉中開始大量使用。

（三）原始社會的超自然信仰

1887 年夏，小泉八雲（當時的拉夫卡狄奧·赫恩）登陸馬丁尼克島（Martinique）。當時的法屬西印度群島仍屬「未開化的原始社會」，白人雖將基督教的信仰傳入，但妖術、幽靈、不可知的力量等等，這些超自然的領域使熱帶島民感到恐懼的情況卻絲毫沒有改變。馬丁尼克島上的民謠、物語、民間傳說中常有幽靈、妖怪等出現，所以小泉將馬丁尼克島稱之為幽靈的國度。小泉對這些超自然的信仰抱有非常濃厚的興趣，因此在《法屬西印度群島的兩年間》中對這方面多加描述著墨。在〈歸來的人〉當中，他提到死去的拉巴教父拿著提燈登山的恐怖故事，而當地父母都會用「讓拉巴教父來把你帶走」這樣的話威脅嚇唬孩子。在〈魔女〉中他記錄誘惑男性勞動者的美麗女子變成魔女，將誘惑來的男人殺死的民間傳說。在〈我的女僕〉當中他也描述女傭西利利亞所抱持的堅定「殭屍信仰」。如同西利利亞的殭屍信仰一般，對法屬西印度群島的人們而言，這種對於「超自然」的信仰，是他們內在生活的一部分，「是

²⁸ 中島敦，〈カメレオン日記〉，收於中村光夫、氷上英廣、郡司勝義編，《中島敦全集》第 1 卷，頁 75。

²⁹ 中島敦，〈解題〉，收於中村光夫、氷上英廣、郡司勝義編，《中島敦全集》第 1 卷，頁 560-561。

遺傳上的某種東西，是人種上的某些東西」。³⁰從小泉的描寫中可看出，對文明人來說難以理解的超自然信仰，已紮根在這熱帶島的社會之中。

另一方面，中島敦在〈光與風與夢〉中描寫道六呎四吋的大男人非常畏懼幽靈的樣子。在質問誰是偷竊豬隻的犯人時，聽見怪物會在夜裡將偷盜的犯人抓去，巨漢臉上表現出越來越不安的表情。從這樣的描寫中可看出當地島民們堅定地相信超自然的力量且極端畏懼的心理。此外，作品中也透過「死去父親的魂魄會化作鶴或貓駐足於墳前」、「將盤旋飛舞在戰場上的昆蟲當成在戰爭中犧牲的親人的魂魄帶回家祭祀」這樣的描寫，呈現出當地居民們對「超自然」的信仰。

這些描寫的其中一部分，是中島從史蒂文森的相關資料中所得到的題材。但從如此大量的相關資料中特別將描述關於當地居民的信仰的部分導入〈光與風與夢〉當中，想必中島也和小泉一樣，對「超自然信仰」的部分擁有相當的興趣與關心。再者，作品中所描繪的超自然信仰的部分，有些並非是薩摩亞的風俗而是由中島自行創作加入的。但我們詳細分析這些創作添加的部分，有趣的是竟與小泉作品《骨董、怪談、銀河起源與其他》中的某些描寫類似，兩作品的描寫可說是有異曲同工之妙。例如：對照中島的描寫「土人見到死去父親的魂魄化成鶴或貓佇立在墳前」，小泉的作品「雉雞的故事」中也提及死去父親的魂魄化為雉雞，而為了躲避獵人的追捕回家尋求協助的場面。像這樣，中島和小泉在作品中鋪陳「亡故的父親化為動物出現在孩子面前」的奇妙軼事可說是相同的模式。此外，將在戰場上飛翔盤旋的昆蟲當成戰死親人的魂魄帶回家祭祀的風俗，中島在〈光與風與夢〉中描寫如下：

戦死者の一族の女が、戦死の場所へ行つて花蓆を其處に擴げる。蝶とか其の他の昆蟲が來て、それにとまる。一度追ふ。逃げる。又追ふ。逃げる。それでも三度目に其處へとまりに來たら、それは其處で戦死した者の魂と見做される。女は其の蟲を丁寧に乗へ、家に持歸つて祀るのである。³¹

而像這樣的描寫也同樣令人聯想到小泉的作品《骨董、怪談、銀河起源與其他》

³⁰ 小泉八雲，〈熱帯への真夏旅〉，收於落合貞三郎、大谷正信、田部隆次譯，《小泉八雲全集》第2卷，頁594。

³¹ 中島敦，〈光と風と夢〉，收於中村光夫、水上英廣、郡司勝義編，《中島敦全集》第1卷，頁249。

之〈蒼蠅的故事〉中，名叫阿玉的女僕死後化為蒼蠅，回到主人九兵衛夫婦家中的情節。其故事情節描寫如下：

さて、それから十日許り後、非常に大きな蠅が一匹その家へ入つて来て、九兵衛の頭の廻りを飛び始めた。どんな蠅も、大寒中には大抵は出て来るものではないし、大きい蠅は暖かい季節でなければ滅多に目に當らぬものだから、九兵衛はこれに驚いた。その蠅があまりしつこく九兵衛を悩ますので、わざわざ捉へてそれを戸外へ放り出した。——其間少しもその蠅を痛めぬやうにして。それは九兵衛は佛教の篤信者であつたからである。直ぐ蠅は戻つて来た。そしてまた捉へられて又投げ出された。が、又入つて来た。(中略)[蠅は]翌日歸つて来た。それが歸つて来たことに、何等靈的な意義があるかどうか、九兵衛はなほ疑つて居た。又もそれを捉へて、その翅と軀とに紅を塗り、前よりもずつと家から遠い處へ持つて行つて放した。ところが二日経つと、全身眞紅の儘で戻つて来た。そこで、九兵衛は疑はなくなつた。³²

將蒼蠅驅離後蒼蠅又回來，再度將蒼蠅驅離，而蒼蠅卻又再次飛回。這樣的動作重複了數次之後，九兵衛確認蒼蠅即為亡故女僕阿玉的魂魄。

類似描寫不僅出現在〈蒼蠅的故事〉當中，同樣地也出現在《骨董、怪談、銀河起源與其他》中〈蝶〉這篇作品裡。姪子將停留在生病的伯父枕邊的蝴蝶用扇子趕走，但蝴蝶卻隨後又再次飛回伯父枕邊。姪子再次趕走蝴蝶，而蝴蝶卻又再次回來，這時姪子終於明白這隻蝴蝶是伯父亡故的未婚妻所化成。像這樣，故人幻化為昆蟲回到親人面前盤旋的故事模式在《骨董、怪談、銀河起源與其他》中出現了兩次。

小泉在作品中曾言及日本人的信仰，提到日本人認為「故人的靈魂必定會回來」。因此，由於認為故人的靈魂會化成昆蟲的姿態回到家人身邊，所以日本人對飛入家裡的昆蟲都慎重地對待。關於這部分的敘述如下：

が然し、日本人の信仰では、蝶は生きて居る人の魂のこともあるが、死人の魂のこともある。現に、最後に肉體を離れる事實を知らせる

³² 小泉八雲，〈蠅のはなし〉，收於落合貞三郎、大谷正信、田部隆次譯，《小泉八雲全集》第7卷（東京：第一書房，1926），頁45-46。

為めには、魂は蝶の姿を採ることになつて居る。それで、その為めに、どんな蝶でも家の中へ入る蝶は、深切に取り扱つてやるべきものである。³³

故人的魂魄化為昆蟲出現在親人面前，不管趕走幾次都會再飛回來。於是人們將出現在眼前的昆蟲當成是逝去親人的靈魂慎重地對待。像這樣，《骨董、怪談、銀河起源與其他》中的故事情節和〈光與風與夢〉當中土人的風俗慣習描寫，可說是相同的。

《法屬西印度群島的兩年間》出版後，小泉轉往日本進入了東洋的世界。將在法屬西印度群島的經驗如實報導而廣受好評的小泉，停留在日本的時期也持續地著眼於民俗學，將日本的傳說、迷信等導入其作品之中。不僅是《法屬西印度群島的兩年間》，在《骨董、怪談、銀河起源與其他》等日本時代的作品中，同樣地他也將自己對於超自然信仰的興趣反映在作品裡，而這也可以說是小泉作品一貫的特色。³⁴中島曾經在橫濱高等女學校的課堂中對學生們講授小泉八雲的《怪談》。³⁵由此可知，他對《法屬西印度群島的兩年間》或《怪談》中所呈現的超自然信仰等民俗學的相關記述也絕非毫無興趣。岩田一男認為〈光與風與夢〉中熱帶島的「土人在父親墳前見到鶴或貓的幻影是喜好卡夫卡作品的中島敦的創作」，³⁶但與其說是中島敦承襲卡夫卡的《變身》中人類變身為昆蟲的想法，倒不如說是參考小泉的《法屬西印度群島的兩年間》等作品，學習小泉著眼於對文明人來說難解、不可思議的超自然信仰，而由小泉的作品得到創作的靈感還更為貼切。

³³ 小泉八雲，〈蝶〉，收於落合貞三郎、大谷正信、田部隆次譯，《小泉八雲全集》第7卷，頁310。

³⁴ 丸山學認為，在日本時代的赫恩著眼於日本的民俗學，以民俗學研究者的角度持續撰寫作品，見丸山學，〈Folkloristとしての小泉八雲〉，收於氏著，《小泉八雲新考》（東京：講談社，1996），頁164-192。另外，平川祐弘也指出：「在人種混雜的紐奧良時取材於運河對岸的老舊地區一帶，甚至之後南下前往西印度群島度過兩年的時間，這讓赫恩自覺最能發揮自己作家特長的道路，即是懷抱著對民俗學的興趣並與當地的人們接觸」；見平川祐弘，《小泉八雲西洋脫出の夢》（東京：講談社，1994），頁338。總而言之，不論在美國時代或在日本時代，著眼於當地的民俗風情，並將其融入自己的作品可說是小泉八雲作品一貫的特徵。

³⁵ 中島敦在橫濱高等女學校任教時的學生金子いく子曾談到，在中島老師課堂上所教授的各式各樣作品當中，印象最為深刻的就是關於老師講授小泉八雲作品〈怪談〉的內容。見山住正己等，《回想教壇上の文学者》（東京：蒼丘書林，1980），頁194。

³⁶ 岩田一男，〈『光と風と夢』について〉，收於日本文学研究資料刊行會編，《日本文学研究資料叢書 梶井基次郎・中島敦》，頁231。

四、小結

〈光與風與夢〉是中島敦初登文壇之作。由於是前往南洋之前即完稿的作品，因此中島利用史蒂文森的相關資料為題材來描寫南洋風物的論點已成為一定說。本文藉由中島敦的藏書目錄及手帳紀錄，重新來檢討〈光與風與夢〉素材的來源。結果可知，中島經由小笠原群島旅行的體驗更加深其南方憧憬，並以此經驗為契機，閱讀了小泉八雲的《法屬西印度群島的兩年間》。他在執筆之際不僅依據史蒂文森的相關資料，更融入了自己在小笠原群島的見聞。此外，中島也從《法屬西印度群島的兩年間》之中，學習到小泉對熱帶風物的感受，將小泉的描寫手法及著眼於民俗信仰的視點導入〈光與風與夢〉。在執筆時尚未實際體驗南洋生活的中島敦，藉由小泉八雲的《法屬西印度群島的兩年間》來構築其南洋印象的可能性極高。

另一方面，除了〈光與風與夢〉之外，中島敦在南洋行之前所寫的「古譚」——〈狐憑〉、〈木乃伊〉、〈山月記〉、〈文字禍〉四篇作品，其作品取材雖乍看之下與小泉八雲的作品毫無關聯，但若仔細探究其內容描寫，亦可看出中島敦作品中的某些創作元素其實是受到小泉八雲作品的影響。這部分的論述將留待別稿再繼續探討。

参考文献：

- 中村光夫、氷上英廣、郡司勝義編，《中島敦全集》全三卷，日本：筑摩書房，1976。
- 落合貞三郎、大谷正信、田部隆次譯，《小泉八雲全集》第2卷，東京：第一書房，1927。
- 落合貞三郎、大谷正信、田部隆次譯，《小泉八雲全集》第7卷，東京：第一書房，1926。
- 丸山学，〈Folkloristとしての小泉八雲〉，氏著，《小泉八雲新考》，東京：講談社，1996。
- 岩田一男，〈『光と風と夢』と *Vailima Letters*〉，中村光夫、氷上英廣、郡司勝義編，《中島敦研究》，東京：筑摩書房，1989。
- 岩田一男，〈『光と風と夢』について〉，日本文学研究資料刊行会編，《日本文学研究資料叢書 梶井基次郎・中島敦》，東京：有精堂，1978。
- 山住正己等，《回想教壇上の文学者》，東京：蒼丘書林，1980。
- 太田雄三，《ラフカディオ・ハーン——実像と虚像》，東京：岩波書店，1994。
- 田鍋幸信，〈中島敦 蔵書目録〉，日本文学研究資料刊行会編，《日本文学研究資料叢書 梶井基次郎・中島敦》，東京：有精堂，1978。
- 渡邊ルリ，〈『光と風と夢』試論〉，《叙説》，15，奈良，1988。
- 日南田一男，〈ヘンリー・アダムズと R・L・スティヴンスンと中島敦と——サモアでのあ
る出会いをめぐる [その一]〉，《武蔵大学人文学会雑誌》，14，東京，1982。
- 平川祐弘，《小泉八雲西洋脱出の夢》，東京：講談社，1994。

Atsushi Nakajima and Yakumo Koizumi

Se-chun Hu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 the past, researchers believed that Atsushi Nakajima's "the Light, the Wind, and the Dream" was created based on the associated materials of Robert Louis Stevenson's works, essays, critical biographies, letters, and so on. This text reexamines the materials of "the Light, the Wind, and the Dream" by analyzing Atsushi Nakajima's inventory of books and his pocketbooks. From this information, we learn Nakajima deepened his yearn for the South after his trip to the Ogasawara Islands, and therefore started to read Lafcadio Hearn's *Two Years in the French West Indies* while he finished his trip back to Yokohama. While Nakajima wrote "the Light, the Wind, and the Dream", he obviously didn't just take the materials associated with Robert Louis Stevenson, but also introduced his own experiences of the Ogasawara Islands into his work. Moreover,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the Light, the Wind, and the Dream" and the *Two Years in the French West Indies*, we shall see that Nakajima learned the technique of portrait and the sensation of tropical islands from Lafcadio Hearn's *Two Years in the French West Indies*, and presented these techniques in "the Light, the Wind, and the Dream".

Keywords: Atsushi Nakajima, Yakumo Koizumi (Lafcadio Hearn), "The Light, the Wind, and the Dream", *Two Years in the French West Indies*, "The Travel Sketch in Ogasawara"